



小怪物合唱团

王天宁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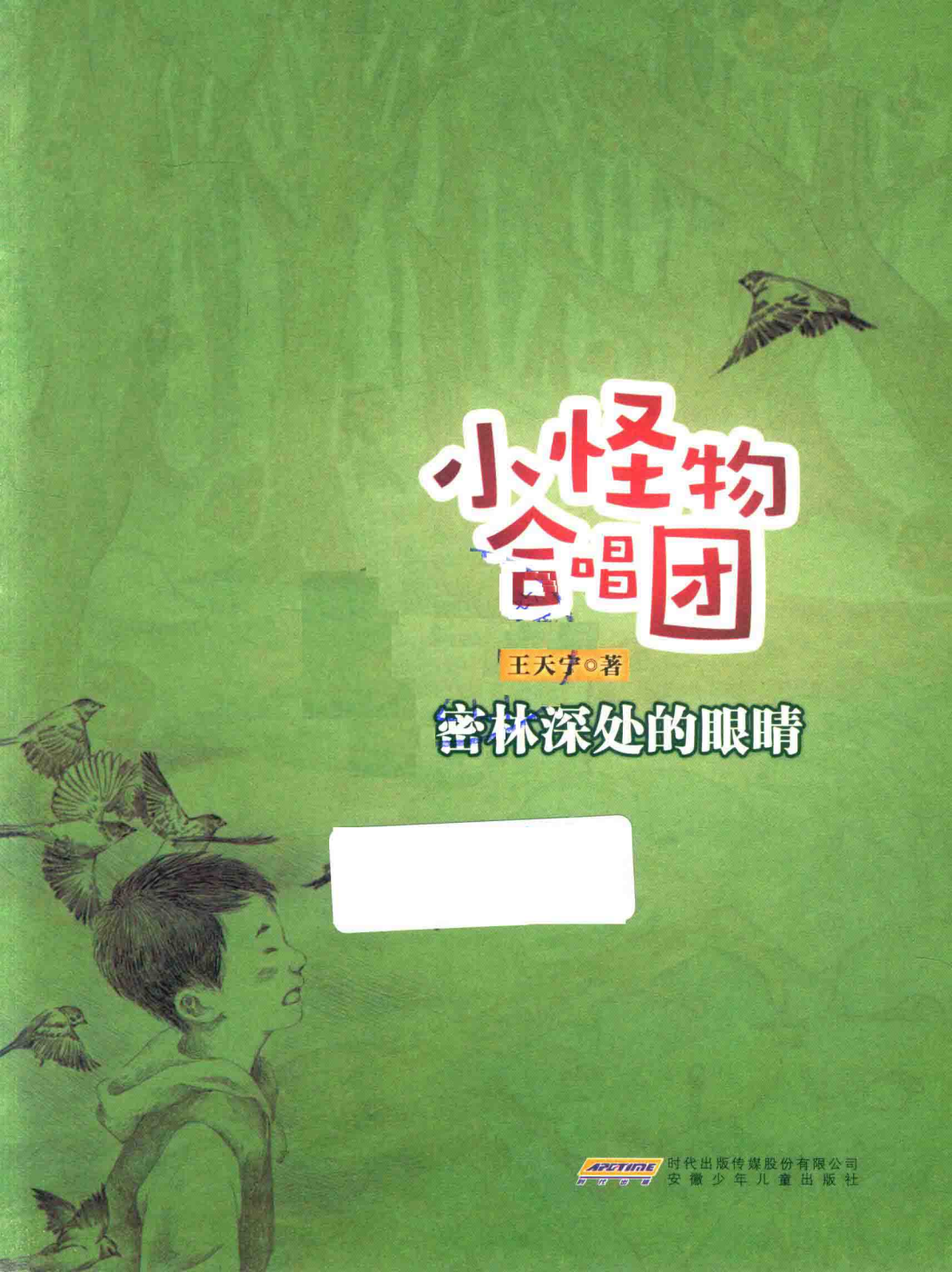
密林深处的眼睛

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只小怪物
它会大笑 也会生气
听听它的歌声吧
它是成长路上的另一个你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PRIL
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怪物合唱团

王天宇·著

密林深处的眼睛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林深处的眼睛 / 王天宁著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8.10

(小怪物合唱团)

ISBN 978-7-5707-0138-4

I. ①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92382 号

XIAO GUAIWU HECHANGTUAN MILIN SHENCHU DE YANJING

小怪物合唱团·密林深处的眼睛

王天宁 著

出版人:张克文 策划:张 怡 责任编辑:张 怡 张 琪

责任校对:王 姝 责任印制:田 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mm×660mm 1/16 印张:9.75 插页:4 字数:85 千字

版 次: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7-0138-4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宁静的夜晚

> 1

第二章 不要告别

> 25

第三章 没有毛弟的日子

> 47

第四章 毛弟，又见毛弟

> 67



第五章 反击战

> 87

第六章 真相

> 123

第七章 再见，香水村

> 139

后记 我做的梦，都是真的！

> 149





第一章

宁静的夜晚





趁肺里最后一口气用光之前，小哥俩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目的地。

那是一片隐藏在群山怀抱中的野生果林。

黎洱往地上啐了一口酸水，扶着一棵手腕粗的野枣树，身子弓成虾米状，他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。表哥则直接躺在黄草地上，如一摊烂泥，动都不肯动。表哥像往常一样将背包随意甩到一旁，背包如笨重的石块，顺着山坡滚落，沿途无数锋利的大小石子让它蹦蹦跳跳地跳起舞。包内传来毛弟凄惨的尖叫。

“天哪！”黎洱惊诧地捂住嘴巴。

“老天爷！”表哥如触电一般弹起，“我……我忘了包里

还有毛弟……”

幸好斜坡并不陡，一块一人高、两人宽的大石头挡住了背包的去路。虚惊一场，黎洱和表哥长舒一口气，然后继续各喘各的气。小家伙挣扎了半天才从包中脱身，毛发凌乱，表情狰狞。它吱吱大叫，向哥俩恶狠狠地挥舞拳头。

表哥皱着眉头：“哦，对不起。”

可是，毛弟手脚敏捷地噌噌攀上那块大石头，抱着臂膀，极目远眺，留给小哥俩一个冷冰冰的背影，似乎决定不再搭理他们。

表哥向黎洱投去无奈的目光，黎洱用口型无声地告诉表哥：没关系，一会儿就好了，它耍小孩子脾气呢！

黎洱发觉自己的口吻越来越像大人了。

趁着难得的清净，兄弟两个可以好好梳理方才发生的一切。似乎短短一瞬，电光火石之间，他们安然无恙地将毛弟从村长手中夺了回来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宛若一场大梦，哥俩现在脑袋里仍是一团糨糊。

这是他们头一回将毛弟带出家门，特意挑了大清早，大部分村民都没睡醒的时候。原以为雾气浓重，不必担心

被人发现行踪,可以安心赶路,谁知,他们不但不慎撞见进山伐木的村民,还遇到了只手遮天的村长,真是倒霉。二人细细思索,可以肯定,村民的出现是巧合,他们和村长却绝非偶遇。

把分针拨回半个小时之前,当时黎洱对着拉链上的缝隙说话的画面,一定被那个村民撞个正着。不但如此,黑暗中一对红灯笼般的眼睛,如茫茫大海上的灯塔一般显眼,想忽略都很难。当村民在他们的前方频频回首时,大概已经将背包中装着什么隐约勾勒出来了。更何况,村民是从他们背后出现的,而村长则是从前方径直走向哥俩的。村民匆匆离开,恐怕是为了找到村长通风报信。

“那个伐木工,心肠真是坏透了!”表哥一记重拳砸在草地上。

“不过,”黎洱拍拍表哥的肩膀,“你的歌声真叫我惊艳了一下。你有这等本事,为什么不早点亮出来?”

“亮出来?”表哥自嘲地笑笑,“其实我是校合唱队的领唱,可是,除了音乐老师,谁另眼看待过我?连合唱队的队员都不服气,他们说我这种体形不适合当领唱呢。我的爸

爸妈妈，还有别的老师，不止一次警告我，如果成绩继续垫底，就别想唱歌了。小洱，我唱得好又如何？告诉我，如果你一早听到我的歌声，难道在你心中，我不再是那个学习吊车尾、运动差劲、脑袋不聪明的胖子了吗？”

“其实你挺聪明的，”黎洱如蚊蝇一般哼哼着，“刚才遇到村长，我的脑袋便害怕得短路了。可你毫无惧色，对答如流。凭这点，你就比我强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”表哥肉乎乎的眼睛里眼泪汪汪，“我只是因为经常完不成作业，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训斥，为了免受处罚，我就会不自觉地编造各种理由。因此，遇到村长的时候，我把他想象成了自己的老师，各种理由便脱口而出。”

表哥长长地叹气：“所以，我的这些优点，其实一点也不值得羡慕。”

“你不能……你不能妄自菲薄。”黎洱磕磕巴巴地安慰着表哥，用上最近新学会的一个成语。他明白，因为体形，表哥一直胆小自卑。表哥的性格，是这么多年磕磕绊绊地碰壁造成的。他的问题根源，其实埋得很深。

“你其实……你其实挺棒的。”黎洱有点语无伦次，“你



需要……增强自信心。你就是太不相信自己了。”

表哥抬起头，感激地看着黎洱：“我努力按照你说的去做吧。”

黎洱盯着自己的脚尖：“如果不是事先得到通风报信，我相信，村长一定会被你的歌声糊弄过去。不过，后来村长就要打开背包的时候，小怪物合唱团的歌声满山回响，究竟是……”黎洱的眼珠儿不由自主转向毛弟硬挺挺的后背。

表哥愣愣地看着他。黎洱相信，此刻表哥脑海中的画面，一定和他一模一样：茂盛的树丛中，一道道黑影从空中掠过，村长瞪视着那一双双红通通的眼睛，一边怒吼着，一边只身冲进树林……

“毛弟！毛弟！”黎洱大叫，毛弟硬挺挺的脖颈终于不耐烦地扭过来。

“你的家人其实一直在暗中保护你啊！”

家人。

黎洱费了半天口舌，在表哥的协助下，向毛弟解释“家

人”的概念。

其实黎洱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原本以为，毛弟年龄尚小，思想、外表和行为还很稚嫩。可是奶奶告诉他们，小刺毛儿的年纪换算成人类的，其实和哥俩不相上下。一个十岁的孩子，有必要明白自己是谁、从哪儿来、为什么和共同生活的人模样不同。更何况，就在刚刚，毛弟已经见过它真正的家人。所以，黎洱认为现在就是天赐的绝好时机。

黎洱决定将毛弟的身世原原本本告诉它。在表哥的暗示下，他明白将刺毛儿妈妈生死未卜的情况原原本本说出来，对毛弟太过残忍。所以，他将毛弟到来的故事改头换面，说小家伙是在一个雷雨天莫名出现在自己家门口的，究竟如何出现、为何出现，黎洱也不清楚。

黎洱说罢，毛弟一直在眨巴眼睛。它一会儿瞧瞧自己的爪子，一会儿又看看表哥和黎洱。“家……人……”它格外小心地说出这两个字。

“不，毛弟，我们不是你的家人。你的家人和你一个模样，红眼睛、尖牙、有鳍和鳃，再看看我们，和你完全不一样啊！”



毛弟摇摇头，大叫着“家人！家人”，并一把抱住黎洱。

黎洱无可奈何地望着表哥：“让它完全接受，还需要时间。”

“好在，毛弟又学会了一个新词。”表哥笑容满面。

毛弟哭丧着脸，耷拉着耳朵，连灯笼般的红眼都暗淡无光，好似别人告诉它“家人”是什么，是为了将它送回家。毛弟的样子让哥俩哭笑不得。

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他们跋涉了好几里山路，可不是为了把毛弟弄伤心的。在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夹击下，他们差点忘了此行的目的：让毛弟接触这个陌生的世界，在玩的过程中教给它知识。

所以，被雾气笼罩的香木村，凶神恶煞的村长，神秘莫测的“小怪物合唱团”，让他们通通见鬼去吧！

黎洱打起十二万分精神，牵起毛弟的爪子：“走吧。”

“吱？”毛弟红色的眼睛充满疑虑。

“向前走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表哥用眼神鼓励着毛弟。

如果小哥俩没记错，那棵野枣树犹如果林的护卫。越

过它，再扒开层层叠叠近十厘米厚的枝枝叶叶，在满眼饱满的绿色中，会发现另一番天地。

人类不得不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它造就这片奇异的土地时，一定先在土地中央播撒了无数果树种，再沿着这些果树，种植了其他数不清的绿树。因为地处荒僻，无人发觉，这些年，果树和其他绿树都像疯了似的向天生长。其他绿树如坚挺的围墙，保护果树不受侵犯；果树的枝枝杈杈交错生长在一起，如一顶巨大、厚实的华盖，阳光几乎透不进来。站在果树下，抬头看不见天空，低头看不清地面。

尽管果子熟了自然会落在地上，但那些果子早已熟过，开始腐烂，躺在地上的苹果甚至会散发淡淡的酒味。而最甜、最大、最饱满的果子，恰恰结在树冠顶端，在最高的枝上跳舞，日日接受风雨的洗礼、太阳的照耀，久经磨砺，所以散发令人惊叹的甜香。

幸亏伐木工人们还没发现这处风水宝地。但是，一旦这块宝地暴露在他们眼前，不知怒吼的电锯和寒光闪烁的斧头还能让果树存活多久。



奶奶曾经带着小哥俩偷偷来过这里，可祖孙三人只能十分不甘地捡拾地上已经干瘪的果子，偶尔黎洱会骑在表哥肩头，伸直胳膊去够那些不算太高的果子。而那些令哥俩垂涎欲滴的最甜、最大、最饱满的果子，他们只能空空仰望、白白叹息。

但这次就不同了。这次，他们有毛弟。

他们顺着前几次在绿树中踩出来的道路前进，不断拨开刚刚生长的枝叶。黎洱用力推开一根灰色的枝干，不料表哥发出一声惨叫，原来是枝干反弹，打到了表哥的脸上。黎洱慌慌张张查看表哥的伤势，表哥的右眼被打肿了。突然，毛弟发出大声的怪叫。四处都没有毛弟的影子，黎洱慌了，借着矮小的身材，早已一马当先冲到前头。

难不成，在哥俩看不见的地方，小东西又被蛇缠住、被蝎子蜇伤？这个毛弟，一时半会儿都不叫人省心。表哥顾不上疼，催促黎洱加速前进。黎洱如动力强大的电锯，披荆斩棘般将挡路的枝叶扯得干干净净，可还是难免被树枝的尖刺划伤，但因为记挂毛弟的安危，黎洱竟丝毫感觉不到疼痛。

黎洱被地上的树根绊了个趔趄，跌跌撞撞，终于走出绿树的包围。谢天谢地，毛弟独自站在黑暗中，安然无恙。

表哥摇摇晃晃地从树丛中挤出来：“毛弟怎么啦？”

“你瞧瞧它。”黎洱忍俊不禁。

只见毛弟抬头望着密实的树冠，丰硕的野果摇摇摆摆，它巨大的红色双眼充满渴望，尖刀般的牙齿无法抑制流出嘴角的口水。它馋了。表哥和黎洱初来乍到时，也是这副馋猫相。

表哥拍着胸脯：“原来毛弟那声尖叫是表示兴奋。我还以为……还以为它又遇到危险了！让它早点学会咱们的语言，看来非常有必要。”

“毛弟！”黎洱向毛弟招手，“看到那些果子了吗？现在，这片果林就是咱们的。快爬上树摘果子吧，注意不要浪费，要挑选个头最大、颜色最饱满、味道最香的。想摘多久就摘多久，盛满篮子，咱们再离开。”

毛弟发出一声兴奋难抑的号叫，身体如蛇般灵活，三两下便噌噌爬上树冠。

它这儿戳戳，那儿碰碰，仿佛世上最美味的馅饼从天